

# 大姑娘仍唱青纱帐

□马金萍



于洋、杨立青、马金萍合影

人生是一场没有回程票的单程旅行。在生命旅行的这趟列车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遇上无数个站点，在这些站点上，旅客们上上下下，谁都不知道谁会在哪一站下车和上车，也不知道谁会遇上谁。我这辈子有幸认识杨立青先生，并有了短暂的合作机会，或许也是上一辈子在某件事上所结下的缘分吧。

1989年11月，我和作曲家杨柏森受长白山音像出版社之约，为该社创作歌曲音乐磁带《青纱帐——生死之恋》。在此之前，我们曾为该社创作过一盘名为《黑土地——生死之恋》的盒式磁带，发行之，反响还不错。但我跟柏森还有音乐编辑们总觉得没有完全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于是，就策划创作了《青纱帐——生死之恋》歌曲磁带。

这盘磁带的整个歌词全部是由我创作的，音乐则是杨柏森创作的。为了把这盘磁带创作得更加精致，出版社决定请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杨立青来为这盘磁带写配器。因为那年头我们的录音设备还比较落后，录音得在录音棚一轨一轨地录，因此必须先写好配器，然后按着总谱进行录音。所以，配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一首歌的成败。

按说，我们当时创作的是流行歌曲，而杨立青先生是研究严肃音乐和现代音乐的音乐家。据我所知，杨立青先生曾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求学，是钢琴和作曲的双博士，后来又被邀请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国立莫扎特大学当客座教授，在德国留学时，就已经创作出了影响非常广泛的钢琴协奏曲《山歌与号子》。在这部宏大的作品中，他用的是西方作曲技法，但所采用的主题音调却又是中国的山西民歌，他创作的中胡和交响乐队作品《荒漠暮色》，也是采用西方作曲手法和民族音乐元素相结合。他所带的那些研究生，个个都是国际上著名的音乐家。这样一位有名的音乐大师怎么会放下身段来给我们的一盒通俗歌曲磁带来写配器呢？所以，当时我对于出版社能否请到杨立青来为这盘磁带写配器是表示怀疑的。

但后来，他们真的把他给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盘磁带的音乐编辑许琛的弟弟许舒雅是杨立青教授的亲授弟子，当时的许舒雅也已经是知名的音乐家了。历史就这样非常有趣、也非常偶然地让我跟杨立青先生有了交集，有了短暂的畅谈和一打胸臆的机会。

我记得那是11月中旬的某天下午，天很冷，刮着北方深秋独有的寒风。出版社的编辑许琛和文字编辑郝建群陪着两个南方人来到了出版社临时租住的省文化厅招待所。那时候，省文化厅招待所就在建设街和解放大路交界的戏校旁边，门口就是有轨电车的轨道，电车每隔几分钟就会隆隆驶过。我和杨柏森在招待所迎接他们。许琛介绍说，那穿着短大衣的高个男人就是杨立青教授，穿着羽绒服的青年则是他的学生于洋。

接下来几天里，我们熟络起来了。杨立青给我讲了他在德国留学的一些经历，也讲了他的家庭生活，偶尔也讲了音乐界的一些掌故和各种故事。杨立青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教授，那时候他就写出了《管弦乐配器教程》《二十世纪和声技法》

等著作，是国内音乐学院必学的教材。他留学德国创作的大型管弦乐《忆》，非常有影响。

记得有一天下午，杨老师看完了出版社编辑给他的那一摞准备进棚录音的歌曲稿件，来到了我的房间，我问：“哎呀杨老师，您怎么来了？有事啊？”他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就是随便看看，你这屋冷不冷啊？”我说：“还行，晚上多盖点被，也冻不着。”

于是，我们就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刚刚看完的那一摞歌曲稿件上。他说，你跟杨先生（指柏森）合作的那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我说它非常好，不是客气话，也不是说它有多么优秀，而是这种含有非常地域化又非常独特的东西让我很受感动。音乐是离不开地域的，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他是研究现代音乐的，现代音乐强调的是个性，没有个性的音乐，再好也只是前人音乐的重复。既是民族的、地域的，又是独特的这一个，这才是好的音乐。伟大的音乐家之所以伟大，首先因为他们是自己，是他们独特创造的这一个，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伟大之处。

他说，你和杨（柏森）先生创作的这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不但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更主要的还是独特的这一个。我看了你们合作的那些作品，你们俩合作，确实是相得益彰，天作地和。

当时，我听杨立青老师评价《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还以为他只是客气地说说而已，因为在我自己看来，这首歌并不是那盘带子里的主打歌，我更看重的是《生死之恋》或者《童年的歌谣》那些歌，所以，他说完，我只是假装虚心地倾听，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因为杨立青当时正忙于创作大型交响舞剧《无字碑》，不可能在长春待太长的时间，当时我们创作的带子，不但有《青纱帐——生死之恋》，还有一盘《恭喜发财》，两盘磁带一共是20首歌，配器量

是非常大的。我原以为，怎么着他也得写个3首5首的，但是，出乎我预料的是，他只写了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之后就匆匆离开了。剩下的那些歌，都是他的学生于洋完成的。

其实，我们跟杨立青教授相处的日子并不是很多，前前后后也就是十来天的样子，但是，感情处得很深。本来我打算给他写一篇《著名音乐教育家杨立青访问记》，由于他走得匆匆忙忙，也没有写成。后来有一天，从录音棚回来，他跟杨柏森竟然做彻夜长谈，一起喝了一箱的啤酒，两人说到动情处，竟泪眼相对，哽咽难声。杨立青教授甚至打算带杨柏森去上音进修，着意培养。

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宛若昨天。如今，立青先生已经作古，我们也都逐渐迈入老年，只有那首经过立青先生配器的歌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还在民间广泛流传。那天，浙音的著名教授杨和平老师过来采访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杨立青。那天晚上，我忽然仿佛听见立青教授在我耳边用玩笑的口吻说：马先生，大姑娘还在青纱帐吗？

我忽然醒了，打开手机，忽然就听见了著名二人转演员闫学晶在某年央视节目中演唱的《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旋律，一时间，我热泪横流，不能自己。喃喃自语道：放心吧立青先生，大姑娘仍在青纱帐。

谈艺



先贤的著作都是我们的药，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则是药引。有两个人，我要说一说，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苏东坡。先说陈寅恪。他的那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让人印象深刻。这部陈寅恪诗集是去年买的，在书城的架上，一眼就看上了。装帧非常合体，淡灰色的封皮，硬硬的壳，一如先生的风骨。文字是繁体，竖版。

近来我读诗，有两个载体，其一是《唐诗三百首》。那个书不是著名出版社，纸张太薄，且是横版，简体字，总是觉得与唐诗的久远和华贵不相配。好在诗都好。我近来的读，是往细了读，往深了读。一如木心说的，红楼梦的诗，要含在小说中读，就如水草要在水里看一样，那样才好看。所以我这样读来，这个《唐诗三百首》的味道，就没被书本装帧和印刷的因素，而影响了感受。

我读的是诗。另一个读诗的载体，是读陈氏的这部集。这是我在与读《唐诗三百首》那样高大上的，在读那么举世皆知的名家大作相对应的时空里，交替着读的。

《唐诗三百首》的诗，时空要还原到唐朝，要假装身临其境，那样才能有代入感。好是好，毕竟离得太远了，我们离唐朝，一千多年了。陈氏则不然，陈氏是离我们近的，不但近，且是一个大时代。

读他的诗，看一个文人，如何去感受时代，如何去过渡自己。不只是过渡自己的生命，也过渡自己的思想，也过渡自己的灵魂。陈氏是苦的。他一直是苦的。诗人多舛！话虽然绝对些，但是总体是的。

其实不是诗人多舛，是诗人总能以悲悯之心去观察世界，去记录世界。而世界本来样子之上的样子，是哲学的，哲学是悲的，是苦的。诗人恰恰要具备这样的天生命和自发的责任感。

陈氏的诗，涉猎的题材广，世事人情，都能入诗。这也是诗人总体的题材。1945年的诗，他是以那样的无奈和痛苦去体会时代和社会，诗中多是无奈。

陈寅恪的苦，和他洒着苦味的诗，是我们的药。再说苏东坡。

我们为什么喜欢东坡？大概是因为他通透，他有经天纬地的大格局，也有诗酒茶花的小情调。他有时不食人间烟火，而更多的则是和光同尘。年代那么远，人却那么近，近到如我们的挚友。

他最善于把苦难变成磨砺自己的工具，每经历一次劫，都会长一层功力。

东坡一生有三通透，我说是学得通透，活得通透，玩得通透。

林语堂先生那本《苏东坡传》，我觉得是我读得最好的写东坡的著作。林氏自己也说，他在美国，手边常带的书，就是《东坡集》。他那个时候估计也不易，所以得有一个寄托，一个精神寄托，那个寄托是他那一段人生最有力的底牌。他难的时候，一定是首先想到了东坡。东坡是药，可以治愈世间一切不平。他烦的时候，也一定找东坡解闷。他想要的，东坡那儿都有。

这个是我猜的，但是我坚信我猜得没错。谁的生命中不会遇到困难？谁的生命中如果不会遇到困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活过一回。人生需要丰富，丰富的人生，不只是鲜花和掌声，饺子好吃，连吃两餐都不行，何况三餐四餐连着吃！

所以得有粗粮蔬果来配，来解腻。

人生何不是如此。失意是一种资格。凡是失意的人，都有资格搬东坡来说事。我们喜欢东坡，也是这个根本原因。

我们所有的失意，在东坡的失意面前，都不值一提。《晚香堂苏帖》，“轼启。辱教，伏草起居清胜。厄困途穷，众所鄙弃，公独收恤有加，不可一一致谢。既蒙公库暇，又烦费笔，重叠愧荷。香梗淳醪悉已拜赐。匆匆复谢，不宣。轼再拜南主使君阁下。”

苏轼真苦！是不是这样？这封信礼道尽了滴途的苦。林语堂先生，能在去美国前，想着带一套东坡全集。他这是有着清醒的预测，他预测会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些困难或者会超出想象。

## 良药苦回

□李洪元



这是一定的。可是后来呢，林语堂成了我们的文学大师。东坡渡过的苦难，在林氏那一段旅美时光对他的帮助，是巨大的。不只是林氏就着东坡写了一部《苏东坡传》这样一部著作。更多的我们所不知的，应该是对于他人生的重塑。林氏后来能成功，足以说明东坡在他的人生历程所起到的导师作用。

我昨天晚上晚上的收获，是借着赵子昂的书法，写了一通东坡的《赤壁赋》。

赤壁赋的内容是真好。好的关键是，我从赋中不断汲取人生解惑的劝慰，得到人生疑虑的钥匙。“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

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

这段话，我每次读都能荡开胸襟，洞然开阔。再顺着赵子昂的笔墨来解读东坡，就更能得到时间轴上这些大咖们共同的境遇与心态。

赵子昂何尝不苦呢？他的苦，我不多说。写这个赤壁赋，我基本是保留了赵氏书风，用信札纸，取中间每横写三行，行距拉开。不求章法的变化，就是清清爽爽的那三行。共十三横。

字写得规矩，自我批评有些没写开，但总体是我这三年来，一直沉浸在钟太傅小楷书风中的一个转变性的放松，也是回归，我之前一直写二王行书。所以昨天写的状态，一开始第一横写的还算慢。结体开张，用笔也方圆兼备。但是后来，就快了，且自然出来了王圣教的感觉。这是仍存的记忆，自然出来了。笔是我之前用的小楷笔，其实笔和纸并不适合写这个小行书。也无妨。

恰巧昨天读王铎的一部刻本集，有一帖的内容，其心态也与东坡这个《赤壁赋》表达的差不多。

“经济不必竟谈也。乘兴饮酒，数着残棋，一从竹树。诵杜诗三篇。颓然卧床，闭目冥想，水火相见。又安知夔龙巢窟，孰为丘壑，孰为非丘壑耶？足下以为如何？”这个札应该是写给他的师父的。他后来修道家法，这部集中多是写给这个老师的。但是看他的这个内容，对比东坡的赤壁赋，是不是来得相似？

我们看古代这些大贤，无论他们人生过程中如何顺风顺水，如何坎坷荆棘，他们都有一个化解的哲学。

庄子不也是！想出来那么有趣的转化，梦里的蝴蝶，生活中的自我，何必较真哪一个真实的，哪一个虚幻的呢？

他更能耐的是，可以借着想象的力量，把自己变成鲲鹏，变成大鱼，上天入海，没他不能的。而他最拎得清的地方在于，他拒绝得干脆，舍得干净。

他想当大鱼，但决不入宦海。他不想陷入一个到头来无法自拔的漩涡，他真是清醒。

我们喜欢这些人，莫不是因了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和艺术作品，和其中藏着的人生智慧。

东坡的这个赋，是最有名的，包括他其他的一些诗词，无不是他一千一万个可爱的化身。他这些化身，都诗意地帮助我们，让我们渡过我等平凡无名的生命中遇到的各种挫折。

这些挫折，在东坡人生中所遇到的苦难面前，都如庄子故事中蜉蝣在大鹏面前一样，微不足道！

陈寅恪和东坡都是药，有些苦，但苦味入心。这苦极能整治我们的心志和精神。

